

XIE PU CHAO

歇浦潮



海上说梦人 著

SHANG HAI TAN
YU SHANG HAI REN CONG SHU

SHGJCBS



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

第二辑

33206

1247.4
15
1/

潮浦歌

海上说梦人 著

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33208

12674
115
:2

潮浦歌

海上说梦人 著

中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33211

2247.4
115

潮浦歇

海上说梦人 著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装帧设计：张天志

上海滩与上海人

(第二辑)

歌 浦 潮

(全三册)

海上说梦人 著

颜洽茂 严雪宾 俞忠鑫 标点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6.625 插页 6 字数 1039,000

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000

ISBN 7-5325-1009-3

I·500 定价：13.80元

出版说明

《上海滩与上海人》丛书第一辑出版以来，以其翔实的资料和隽永的文笔，得到了近代史学、社会学、民俗学界的广泛重视与社会其他各界的欢迎。读者纷纷来函要求续刊。因此，我们请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有关同志，精选汇编了丛书的第二辑十种，以期为广大读者提供又一套进一步了解旧上海社会形态、民族风情的有趣读物，也为学术界及有关方面提供更为生动丰富的研究资料。

不同于第一辑之以笔记为主，本辑所收录的，都是产生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前期的小说作品。虽然小说不比笔记之主干实录，资料确凿，而往往虚构人事，铺衍情节，但这批作品仍有笔记所不可取代的资料价值。

小说的作者尚未受到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明显影响，亦无意于作纯文学的营构以求名垂后世。其创作的动机既较单纯，都以卖文为生，兼寓劝世之旨；其创作的形式也较平直，多为报章连载，逐节铺陈。加以都是过来之人，谙熟花场欢界、三教九流的环境内幕，所以往往直书形象、径写世情而连缀成帙。就现代小说理论的观点而言，也许技巧难称精到，而思想也有欠深刻；然而就资料而言，缺陷反成为某种长处：近乎写实的描述，适为当时的上海滩存真，而切身的经验，又能使笔底的一切生动可感。如果说第一辑的笔记因其简明扼要已勾画了上海滩的大致轮廓，那末本辑的小说，因其委曲周详，更可使读者深入肌理，作细部的观察了解。

小说又总是小说，必有所概括，有所融合，以衍成故事。因此，静止地散见于笔记中的上海滩上种种人物、色色风情，在小说中都“动”了起来，并为情节所串连、汇合。举凡里弄街巷的名称位置，剧场酒肆的陈设布置，帮会狭斜的规矩内幕，中西店铺的字号特色，乃至俚言俗语、行话切口、节时风光、园林景物，在这批小说中既以本来的形态出现，又互为映照，构成了旧上海富于立体感的社会背景画卷。而官僚政客、赌棍流氓、妓女狎客、遗老恶少，真假“洋大人”，投机“革命党”，又在这幅背景下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盛衰兴亡的闹剧，虽有少数回首的浪子、古板的君子，体现着作者的劝世之心，但在洪水猛兽般的腐败风气之中，他们已只是长期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而已。读完这些作品，当能理解上海何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缩影；更会深思，新的社会革命，何以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。这当然并非作者本意，但文学作品的认识价值，往往大于主观动机，却是屡见不鲜的事实。至于专家学者、戏剧工作者能从中勾取各自有用的资料、素材；上海商业界、旅游界，也必能去芜存菁，对如何发扬上海的传统特色，引发新的构想；这些，当更非意外。

由于以上原因，第二辑的《上海滩与上海人》正可与第一辑相辅相成，愿读者们从中取得各自的收获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1990年11月10日

编 例

一、本丛书第二辑以十种为一趣，每种收小说一种或正续集合为一种。

二、各书均加新式标点。凡有二种以上刊本者，选取较佳者为底本。间参他本，以正误脱。其作者当时所用之字，一般不改，个特如“他、她、它”、“那、哪”不分，为方便读者，照现在习惯作了区分。

三、各书语言浅白，一般不须注释。个特非注难明其义处，则保留原作者或原出版者所加的注释。原书间有评语，一般不作保留。

四、各书来源不一，原本版式芜杂，今尽可能依常例划一，俾清眉目。

五、本丛书第二辑所收各书，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熊月之、杭州大学钱诚一两同志编选。

前 言

海上说梦人朱瘦菊的《歇浦潮》，洋洋一百回，先在上海《新申报》连载了五年之久，至1921年5月出版全书。在当初许多写上海这个“十里洋场”形形色色众生相的社会暴露小说中，它是最出色最畅销的一部作品。

所谓社会暴露小说，也就是“五四”前后风靡一时的黑幕小说，包天笑在1918年所作的短篇小说《黑幕》中曾说：“上海的黑幕，人家最喜欢看的是赌场里的黑幕，烟窟里的黑幕，堂子里的黑幕，姨太太的黑幕，拆白党的黑幕，台基上的黑幕，还有小姊妹咧，男堂子咧，咸肉庄咧，磨镜子咧，说也说不尽。”“你要看报时，就留心报上的本埠新闻和那种小新闻，这里头就有许多黑幕在内。……你别小觑那报上所登寥寥三数行，这便似菜房里所卖牛肉汁一般，只用得一茶匙，把开水一冲，便冲出一大碗。”这一番话固然说穿了黑幕小说的“内幕”，然而《歇浦潮》却不同于一般的黑幕小说：第一，本书作者是个久居上海的有心人，见闻广博，王钝根《歇浦潮序》中说他“丰度潇洒，爱交游，多闻上海社会隐秘之事”。从作者另外两部著作《此中人语》、《剩粉残脂录》中，可以看到他丰富的社会阅历与敏锐的观察力。作者在耳濡目染中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，诚如开卷诗中所说，“旧事新闻一例收”，并非只靠摘取报上刚出笼的新闻。第二，它历时五载方始成书，并非草率从事的粗制滥造之作。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，正如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所说，“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”，所以在本书写成之后，又续作

了《新歌浦潮》，两书都在社会上产生了震动。

《歌浦潮》的故事内容，朱瘦菊说：“纵目社会，在在黑幕开张，商界则讥诈万端，女界则怪态百出，政界则蝇营蚁附，军界则虎噬狼吞。”“信义两字，何须计及，廉耻一道，久已无存。”作者虽意欲“仗着一枝秃笔，唤醒痴迷，挽回末俗”，可是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局限，结果只能带领读者去上海的黑暗世界里作了一次漫游。他笔下的人物，几乎天天都沉缅于酒色财气之中，过着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的日子。那时上海究竟有没有光明面呢？这部小说里是找不出答案来的。

尽管如此，《歌浦潮》在对社会黑暗的暴露上，酣畅淋漓，穷形极致，可以说是入木三分。上至达官富贾、“革命”党人，下至妓女无赖、三教九流，种种畸形人物，须眉毕现，荒唐故事，俯拾皆是。如一批亦官亦商的洋场阔老用手中的造孽钱在酒色场中挥霍征逐，玩妓女，娶小老婆，而他们的姨太太却也在背地里与戏子、恶少鬼混，丑态百出；又如道貌岸然的士绅为了吞没未过门女婿寄存的五万块钱，硬迫女儿抱牌位做亲，同时遍征歌颂女儿贞烈的诗文，欺世盗名；又如在政治舞台上投机失败的军政府的所谓“革命”党人，躲到租界中干起了拆白党的勾当，甚至不惜出卖同仁的生命换取悬赏的金钱；再如不法商人为了骗取巨额保险赔款设计纵火，殃及无辜，死后这笔横财被他的账房先生一口独吞，而又引起了后者兄弟的觊觎与争竞。小说全方位地记录了旧上海在民国初期的社会情状，具有很高的历史认识价值。

《歌浦潮》在结构上借鉴了《儒林外史》联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的形式，这是社会暴露小说常用的笔法。但书中照应周密，波澜起伏，穿插藏闪，擒纵顺逆，十分紧凑、巧妙。在人物的刻划上作品也相当成功，即以书中占主要篇幅的姨太太群

像而论，尽管她们有着白天睡大觉，夜晚起床活动，抽烟、打牌、倒贴小白脸等共同的生活习惯，却各有不同的经历、不同的脾性，绘画毕肖，呼之欲出。全书是一长卷绝妙的洋场百丑图，时人赞誉作者“君是前身吴道子”、“彩笔香浓欲化云”，并不是溢美之辞。

著名女作家张爱玲，在1944年的一次介绍自己怎样写小说的座谈会上说：“我是熟读《红楼梦》的，但是同时也曾熟读《老残游记》、《醒世姻缘传》、《海上花列传》、《歇浦潮》、《二马》、《离婚》和《日出》。”她所举的八种作品，前四种作于清代，后四种作于民国。《二马》与《离婚》是老舍写的小说，《日出》是曹禺写的剧本，章回体长篇小说只此《歇浦潮》一种，可见它对后来文坛的影响。上海女作家王安忆读了《歇浦潮》之后，认为这部小说提供了上海社会某些方面的重要素材，它所描绘的民国初期某些阶层人士的活动圈子，却是像她那样年青的知识分子完全陌生，而且是“难以涉及的领域”。我看这两代女作家对这部小说的评价，正说明了今天仍有重印《歇浦潮》的作用和意义。对于今时的读者来说，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奇作，有助于扩大视野，了解历史，对旧上海旧社会获得更多和更富于感性的认识。读的时候令人不忍释手，放下书本后又感到开卷有益，这正是《歇浦潮》小说的魅力所在。今据世界书局1924年订正版，由颜洽茂、严雪宾、俞忠鑫同志重加标点，奉献给读者。

魏绍昌

1990.10.5 于上海

序 一

近人争为小说，日进丛繁，而巨作之中能无枝无蔓者，鲜矣。前以李伯元、吴趼人称野史之雄，后则李涵秋、张春帆负谈谐之望，若刘铁云之《老残游记》、曾孟朴之《孽海花》，虽貂尾不完，固超超上矣。降至于今，作者日肆，新巧叠竞，佳构益希。有海上说梦人者，负不羁才，遨游海上，日浸处笙歌粉黛之间，遂放为揭秘搜奇之著。心如秦镜，笔胜温犀，魑魅穷形，鬼神惊色。一编传世，曰《歇浦潮》。盖澎湃淞涛，尽倾于楮墨间矣。不佞曾遭冤谤，遁迹南游，俯仰湖山，流连花月。著愁无地，遣怨当时。伧儂之徒，偶从征逐。说梦人状怪之余，不佞亦经牵帅，间有乖实，差非过诞。其所记予素知者，音容则若晤焉，言动之微，靡或遣谬。不佞知者既若是，其不知者亦必非妄言虚构者比也。且纪述事行重于惩劝，丁兹道德坠微，赖有此以警济尔！辛酉上巳，涇上寒云叙于海上玉兰亭馆。

序 二

海上说梦人丰度潇洒，爱交游，多闻上海社会谈秘之事，闲辄笔之于书，作长篇小说体，名曰《歇浦潮》，都一百回。余初读草稿三数回，即叹其章法之佳，若钱如海夜归叩门，误击邵氏，遂成欢好。此等处渡笔神妙，虽《水浒传》之拍桌溅面，不是过也。时余方佐同乡席子佩先生创办《新申报》，即向说梦人坚索此稿。说梦人仅允一度披露于《新申报》，而仍留汇印专书之版权为自有，亦可见其珍重矣。《新申报》排载五年，才毕九十余回，而海内读者欲见全稿之心奇渴，不复可耐，纷函怂恿发刊专本。说梦人雅不可却，乃托新民图书馆印行焉。余料此书一出，将与孙玉声先生之《海上繁华梦》同传不朽。惟读书当求其结构奇巧之处，若徒取情事之光怪陆离，而贪多务速草草读毕，以为茶余酒后之谈资，则殊辜负作者惨淡经营之精意矣。 辛酉孟夏，王晦钝根甫序。

序 三

余幼好读小说，酷嗜曹雪芹《红楼梦》，以为能言未显之情，能达言外之旨，能运绵渺之思于幽曲之境，可以升九天而沉九渊。此之谓运实于虚，有庄、列之长兼韩非之辨，而后可以驱遣鬼神，鞭策宇宙，操纵离合，而无不如志。盖作书第一在意境，第二在笔仗。无良好之意境，则笔虽恣肆，必不能登峰而造极；无横绝之笔仗，则意即窃远，终不能深入而显出。吾之为此言，以性灵为文字之主脑，而修词饰藻皆其末焉者也。近年以来，海上之新小说夥矣。然皆拘拘于写社会之形状，极雕镂之能事，有如涂涂附之观，无操纵变化之妙，类皆喜以骈俪行文，砌华舞之字眼，标黼藻之外貌而已。求其能运实于虚、缒幽凿险者，孑孑难之。有清之季，海上出一书，曰《海天鸿雪记》，虽同为言情之书，而其造境幽曲，笔能深入于无涯而达之以出，洵为白描之胜手，与《海上花列传》之以苏白见长者，有同工异曲之妙。余谓此皆《红楼梦》之高足弟子，堪以抗衡小说界者也。今吾友海上说梦人著《歇浦潮》，于其刊行时，丐序于余。余不敏，顾于小说界之源流颇有所见，而近年海上新出之小说，尤自诩为无书不览，率能剖别淄澠，读而知味。今说梦人此书，其为白描之圣手无疑，而运笔之恣肆、造境之幽曲，觉突过于《海天鸿雪记》多多矣。读者其许我为知言否乎？ 亡纫秋序。

序 四

上海，一人海也。五方杂处，良莠错出其间，而诙异奇譎之事亦日出而无穷。引目四顾，第见黑幕高张，漫天匝地，欲一窥其究竟，苦不可得。世无温犀，无秦镜，终亦无由照彻之也。吾友海上说梦人久居海上，穷数载之力，采幽索奇，尽得其奥，斯有《歇浦潮》说部之作，又穷数载之力而始底于成，抉所谓诙异奇譎之事，一一传示世人。黑幕虽密，昭然立揭，而魑魅罔两乃尽暴于天日之下，无可遁形，是则《歇浦潮》者，固犹一温犀、一秦镜也，其用意不亦盛哉！书成之日，索序于予，爰书数言弁其首。 辛酉四月，瘦鹃识于紫罗兰庵。

题 词 一

餐花室主

干宝《搜神》恐渺茫，张华《博物》亦荒唐。羨君独具生花笔，实事铺陈神采张。

歇浦潮声挟怒来，蛇神牛鬼剧堪哀。一经燃到温犀炬，滑稽争推曼倩才。

《闲情》偶赋盛名传，霏玉屑金手一编。席帽无人山寂寂，梦中沧海即桑田。（明王原吉避乱沪之乌泾，世称之为席帽山人）

华词读罢首频低，活艳生香班宋齐。漫拊蛮笺吟小句，桃花风里雨凄迷。

题 词 二

南华秋水

银缸璀璨拥书城，一事思量恨未平。幻绝词人多理想，董狐说鬼亦堪惊。

别有丰神展卷来，荒唐疑案不须猜。独怜写尽绸缪语，一笑人天劫几回。

笙歌鼎沸月轮圆，万斛春愁午夜煎。如此稗官成创例，谈天炙鞮又何年。

题 词 三

三衢洪柔冰

蛇神牛鬼尽搜罗，地狱而今变相多。君是前身吴道子，较

他画笔究如何？

发覆邪淫盗与奸，前因后果证循环。采风倘遇辀轩使，郑卫遗诗不许删。

题 词 四

曼陀罗室主

此是春秋斧钺诛，万千形色不模糊。可怜绝世繁华地，绩遍罗家鬼趣图。

不忍心生编宝筏，度迷津者已无穷。就中一把伤心泪，仍在文章得意中。

题 词 五

姚民哀

貂裘换酒

多少风流事。细评量、层层绘出，殊匪易易。秦镜温犀悬暗室，魑魅遁形心悸。莫错认、脂香粉膩。我佛山人长逝久，怅临风枯寂南亭李。除此外，无可比。 褒贬一字荣严异。听滚滚、怒潮黄歇，声声感喟。五载经营辛力费，潘鬓料应憔悴。幸博得、洛阳纸贵。不是个中人不解，有几人省识匡时志。挥一掬，同情泪。

题 词 六

秋爽张容

妆楼风月记新闻，彩笔香浓欲化云。写出柔乡同阿鼻，墨